

西方经典

Tolerance
宽容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著

徐丹 / 译

東方出版社

Tolerance

宽容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著

徐舟 /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徐舟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4年9月

ISBN 7-5060-2023-8

I. 宽… II. ①房…②徐… III. 思想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B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421 号

宽 容

KUANRONG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徐 舟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990 毫米×73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2023-8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无知之祸 / 7

第二章 古希腊人 / 14

第三章 禁锢的开始 / 38

第四章 上帝的黎明 / 45

第五章 牢笼 / 59

第六章 纯洁的生活 / 66

第七章 宗教裁判所 / 72

第八章 漫漫求知路 / 84

第九章 “禁书目录” / 93

第十章 本书的写作范围 / 98

目 录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 101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运动 / 106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 115

第十四章 拉伯雷 / 125

第十五章 旧面孔换上新面具 / 132

第十六章 再洗礼派 / 145

第十七章 索茨尼叔侄 / 151

第十八章 蒙田 / 158

第十九章 阿米尼斯 / 162

第二十章 布鲁诺 / 169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 174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新天国 / 183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路易十四 / 191

第二十四章 弗雷德里克大帝 / 194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 197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 210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专制 / 215

第二十八章 莱辛 / 221

第二十九章 托马斯·潘恩 / 230

第三十章 最后一百年 / 234

后记 / 239

TOLERANCE

引子

在一条古老的无知山谷里，
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永恒的山脉向远方蜿蜒伸
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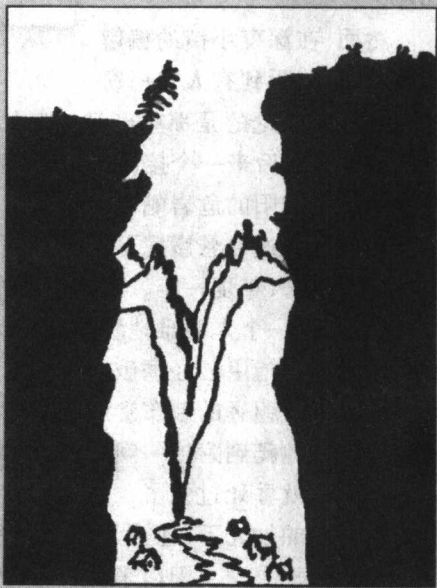
幽深破败的山谷里，一条知
识小溪缓缓向前流淌。

它从过去的荒野中流来。

又在未来的沼泽里消逝。

这条小溪固然比不上波涛
汹涌的大江大河，但对于所求不
多的村民而言，已经绰绰有余。

每当夜幕降临，村民们为牲
口饮罢水，把一只只木桶灌满，
便心满意足地在村口坐下来，尽
享生活的欢乐。守旧的老人们被
恭恭敬敬地搀扶出来，他们从早
到晚都在阴凉角落里苦苦研究



无知山谷



一本神秘的古书。他们絮絮叨叨地向儿孙说着一些晦涩难懂的话,可是孩子们却只顾玩着从远方捎来的漂亮小石子。

尽管从这些牙齿稀疏的老人嘴里吐出的字眼往往含混不清,但它们传自一千年前一个已无从查考的古老部族,因此,古书上的一字一句都神圣而不可亵渎。

凡是古老的东西,总是无一例外地受到无知山谷里的人们的格外尊崇。

谁胆敢对祖先的智慧提出质疑,他就会遭到正人君子的一致唾弃。

就这样,人们的生活平静如水。

然而,在深夜小镇的偏僻小巷里,总能听到有人在窃窃

私语,他们谈论的是那些已经久远的往事,以及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女。这些男女后来一个接一个地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另有一些人则试图攀越挡住太阳的危岩峭壁。

他们只不过在悬崖底下添了一堆又一堆的白骨。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人们依然在宁静的山谷里快乐地过着日子。

黑暗中,一个人艰难地爬了过来。

他两手的指甲已经磨破。

他双脚上缠裹的破布渗满长途跋涉留下的斑斑血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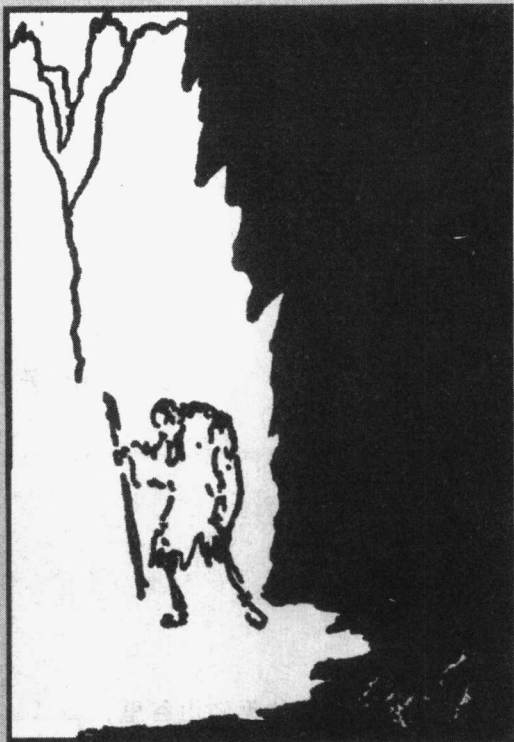
他艰难地爬到附近一间草房,颤微微地敲了一下门。

然后他就昏死过去了。

在昏黄的烛光下,他被几个人抬上吊床。

“他回来了!”太阳出来后,一条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村。

众邻人围在他的床边,轻声叹息着。他们心里明白,这样的结局是早就注定的。



孤独的漫游者



对于那些敢于离开山谷的人,失败和屈服永远在等待着他们。

村子里的某个角落,守旧老人们摇晃着脑袋,压低嗓音,交流着恶毒的话语。

他们并非生来就冷酷无情,但律法毕竟是律法,他违背了先知的意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死罪。

他的伤治愈之后,就将接受审判。

老人们也曾想宽大为怀。

他们一直记得他母亲的那双闪烁奇异光芒的眼眸,也记得30年前他父亲在沙漠里失踪的惨痛的一幕。

但是,律法毕竟是律法,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

守旧老人是理所当然的执法者。

守旧老人命人把漂泊者抬到大街上,众人垂手在周围肃立。

漂泊者由于过于饥渴,显得十分虚弱。老人们要他坐起来,他没有理会。

他的两眼在人群中搜寻着一些熟悉的面孔——不久以前,那些面孔的主人还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都高兴起来吧!”他用了最大的力气说,“我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我刚从山的那一边回来。我的双脚踏上了一片新奇的土地,我的双手感觉到了陌生人的触摸,我的双眼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奇景。”从儿时起,父亲的花园就是我整个的世界。

“花园东西南北的界线,早在世纪初创时就被确定了。

“我只要一问起界线之外有些什么,人们就大摇其头,默不作声。而一旦我想究根问底,他们就会带我到悬崖下,将那些敢于蔑视神明的累累白骨指给我看。

“‘这是骗人的谎言!’我大喊道,‘诸神喜欢勇敢的人!’这时,守旧老人就走过来,高声宣读他手中的圣书。他们说,世间万物的命运都是神明所决定的。山谷归我们所有,由我们支配;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也都属于我们,听凭我们安排与处置。只有山是神明的,至于山的那一边会是什么模样,我们没有知道的权力,直到世界终结。

“这更是他们的弥天大谎!他们不仅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们!

“山那边同样有辽阔的牧场,牧草鲜嫩肥美;同样有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男女,壮丽宏伟的城市是一千年来人们用心血和汗水凝结而成的结晶。

“我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更美好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了一道预示





宽容



新的家园

着幸福生活的曙光。

“你们请跟我来吧，我愿领着大家一起奔向那里。神的微笑不只是在山的这一边，也在山的那一边。”

他的话在人群里引起一片惊呼。

“对神明的亵渎！”老人们气急败坏地大喊，“这是对神明的亵渎！赶快给他治罪吧！他已经疯了，竟敢蔑视祖先一千年前传下的律法，他罪该万死！”

一块块石头砸向了他。

他们杀死了这个漂泊者。

他的尸体被扔到悬崖脚下，以警戒那些敢于质疑祖先律法的人们。

不久，一场百年未遇的干旱降临了。知识小溪断流了，牲畜成批地死于饥渴中，庄稼在干裂的田地里枯萎。

然而这并没有能让守旧老人们气馁。他们预言说，事情总会好转，这是祖先早就在那本圣书上写明了的。况且，他们已经这样老了，填饱他们的肚子只需一点有限的食物。

寒冷的冬天来了。村庄里十室九空，多数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幸存者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山的另一边，但律法却说：“不行！”

律法，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

然而天黑之后，暴乱还是发生了。

绝望，使那些由于懦弱而沉默的人们有了勇气。

守旧老人做着徒劳的抗争。

暴乱的人流把他们挤到一边。他们嘴里不停地诅咒儿孙们忘恩负义，哀叹自己时运不济。然而，他们并未忘记把最后驶出村子的那辆马车拦下来，强迫车夫带上他们。

就这样，人们开始了奔向未知世界的旅程！

这时离那个漂泊者回到山谷已有多年，要想找到他那时开辟的道路已很困难。在找到第一个用石头堆起的路标时，已有几千名忍受不了饥渴的人死在路上。

有了路标，旅途从此开始变得平坦起来。

先驱者已经细心地在丛林和荒野中拓出了一条通道。

沿着这条来之不易的通道，人们终于来到了新土地上绿色的牧场。人们相对无言。

“到底他是对的，”人们说，“错的是那些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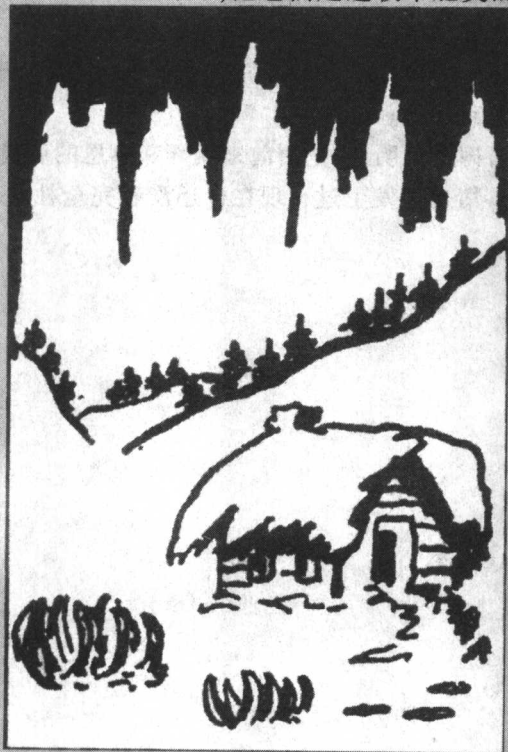
“他讲的每一句都是真话，那些老人说的却是谎言……”

“他化做了悬崖下的白骨，可那些老人却还坐在我们的车里重复那些陈词滥调……”

“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却杀死了他……”

“发生这样的事真令人不安，假如当初我们了解真相就不会……”

然后，人们把套车的马和牛解开，把它们赶进牧草肥美的新牧场，盖



可怕的冬天



宽容





起一座又一座新的房屋，开垦出一片又一片的土地。人们从此又长时间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几年后，一座专为智慧老人建造的大厦拔地而起，人们打算将勇敢的先驱者的遗骨安放在里面。

早已荒芜的山谷迎来了一支庄严肃穆的队伍。

可是，悬崖下再也找不到先驱者的一块尸骨。

它们早已被一只饿狼拖入自己的洞穴。

一块石碑矗立在先驱者足迹的起点（那里现在已是一条宽敞的大路），碑上镌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一个最先向黑暗和恐怖的未知世界挑战的人的名字。正是由于他，人们才得以抵达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人们在石碑上刻明，它是由前来朝拜和感恩的后代所立。

类似的事情过去发生过，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杜绝，但愿将来不再发生！



纪念的石碑

TOLERANCE

第 1 章

无知之祸

公元 527 年,弗雷维厄斯·阿·查士丁尼登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宝座。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十分憎恶“书本知识”。在他的命令之下,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最终被抑制下去。也正是这个农民皇帝关闭了最后一座埃及神庙,这座神庙自从新基督教僧侣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已有数百年历史了。

这座神庙位于一个名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很近。从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这儿就是人们朝拜古埃及女神爱西斯的神圣之地,不知出于何故,在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只有这个女神还在那儿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直到公元 6 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惟一场所,寥寥无几的教士坚持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忘却的研究工作。

但现在,由于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无知农夫的一道圣旨,神庙和附近的学校被充了公,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充当文物,教士和象形文字书法家身陷囹圄。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死于饥寒交迫之后,历史悠久的象形文字技艺便成为人类艺术史上的绝响而失传了。

这是怎样让人扼腕叹息的事啊!倘若查士丁尼(这个败类)能够手下留情,留下几位象形文字专家,转移到像“挪亚方舟”的安全之地,历史学家的工作将因此变得容易得多。虽然我们能在今天拼写出古怪的埃及文字(这应归功于天才的商博良),却仍然难以理解他们传达给后代的内在含义。



东西方的会面

类似的现象,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举不胜举。

那些给后人留下了一座又一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厂的胡须奇特的古巴比伦人,当他们虔诚地呼唤“后代有谁能理解天上神明的旨意”时,心里的想法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们尽管经年累月地祈求神明的护佑,力求完整地阐释神明的律法,并恭恭敬敬地把神明的旨意刻在最神圣的城市的大理石柱上,然而他们对这些神明又是怎样看待的呢?他们一方面满怀宽容,鼓励僧侣们研究天宇,探索海洋和陆地;另一方面又是残忍的刽子手,只要有人违犯了今天早已被人唾弃的宗教礼节,就对他们施以酷刑,这又是为什么呢?

至今,这仍是一个不解之谜。我们向尼尼微派出了探险的队伍,在西奈的沙漠发掘古代遗迹,辨识翻译的楔形文字书版长达几英里。在埃及,在美索布达米亚,我们都竭力寻找开启神奇的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就在这个时候,几乎是突然地,由于一个偶然的机,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它其实一直向人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到这座宝库的里面。

这扇人们找寻已久的方便之门并非坐落在孟莫菲斯或阿卡达附近。它隐在密林的深处。

异教徒寺庙又高又密的木柱几乎把它包围得透不进一丝风雨。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劫掠的对象的过程中,和他们眼中的“野蛮人”遭遇了。

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会面。

这些可怜的未开化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意图,还以弓箭和长矛作



为迎接他们的见面礼。

不速之客们则以火枪回敬。

从那时起,不带偏见,心平气和的思想交流几无可能。在人们的描写中,野蛮人是一群理应得到任何厄运报应的废物,因为他们“崇拜鳄鱼和枯树”,“肮脏、懒惰”。

转机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先是法国人,卢梭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审视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所影响,纷纷掏出手帕加入流泪的队伍。

野蛮人的愚昧无知是他们热衷谈论的主题。在他们眼里(尽管他们从未真正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不幸的牺牲品,在野蛮人身上,真正体现了人类的各种美德,三千年的腐朽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将这些美德丧失殆尽。

现在,通过在特定的领域里的调查,我们已驱散了所有的迷雾。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在研究比他们低级一些的家禽,其实两者并无太大差异。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汗水总能换来回报。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逆境中的缩影,他们只是未被上帝感化罢了。透过对野蛮人的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我们逐步了解了尼罗河谷和美索布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透彻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管窥人类在最近五千年里养成的诸多复杂而奇怪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被一层薄薄的习惯和礼仪的外壳所掩盖。

这些发现并不能够为我们的自豪感增加一丝色彩。可是从另一方面,我们进一步认清了自己已经远离了原始环境,欣赏了我们已经完成的大大小的成就,这些都只能促使我们以新的勇气面对手边的工作。另外,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对落后的异族兄弟姐妹要给予更多的宽容。

本书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以宽容为主题的书。

但是宽容无疑是个宽泛的题目。

信马由缰地下笔常常容易跑题,我们一旦偏离主题,天知道会在何处落脚。

因此,还是允许我用一点篇幅,试着阐释我所谓的宽容吧。

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便是语言,所有的定论都可能是武断的。因而卑微的学生就应该听从于这样一本书——它的权威性已经广为世人公认。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有这样的文字:“宽容(来源于拉丁文 *tolerare*):





容许他人有判断和行动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能够耐心公正地予以容忍。”

或许还有别的定义，但是就这本书来说，我还是把《大英百科全书》的话作为引玉之砖。

既然我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往某个明确的方面靠拢，还是让我回到野蛮人的话题，我将详细告诉你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关于宽容我有怎样的发现。

通常，原始社会在人们眼里非常简单，最初的语言只是几声简单的咕噜，原始人的自由也只是在世界变得“复杂”之后才在岁月里逐渐消失。

近五十年以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北极、中非和玻利维亚进行大量的调查，得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结论。原始社会之复杂，超出人们的想像，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仆，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仆；总之，他们的一生是凄凉而悲惨的，在恐惧中求生，在恐惧中死去。

人们通常想像野蛮人是一群红肤色的印第安人在大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想说的却和这类图景相去甚远，但这更接近于真实。

实际为什么会是另一副模样呢？

我读过不少关于奇迹的书。

但是有一个奇迹却被他们忽略了：人类得以幸存的奇迹。

这些赤手空拳的哺乳动物竟然战胜了袭击他们的细菌、猛兽、冰雪和酷热，成为万物的主宰，他们以何种方式和方法做到这些，我不想在此多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非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为了获取成功，那时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如冰融于水一样融化在复杂的部落生活之中。

原始社会被一个惟一的信条所主宰——高于一切的求生欲望。

这无疑困难重重。

故而别的一切欲望都得听命于最高的要求。

个体是微不足道的，集体却生死攸关。作为活动的堡垒，部落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仰仗众人的力量，为自身创造价值，方能确保安全。

然而事实上远比这还要复杂得多。我的话只对目光所及的世界适用。然而在人类最初的发展阶段，可见的世界比之于不可见的世界，简直微不足道。

为了对这一点有充分的理解，我们不能忽视原始人和我们的根本差别：他们不懂因果规律。假如我不小心坐在有毒的长春藤上，我会责备自



己的大意,叫人把大夫请来,并吩咐家人及时清除那些有毒的植物。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力使我懂得,毒汁丰富的长春藤能引发皮疹,大夫会给我上止痒药。让毒藤“搬家”,这将防止这种令人痛苦的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真正的野蛮人却不会如此。他根本不可能想到毒藤和皮疹之间会有怎样的必然联系。在他所认知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纠缠,一片混乱。升天的头领成了神明,逝世的邻人成了精灵,他们依旧是部落中无形的成员,时刻与生者寸步不离,他们仍旧与死者一同起居,共同守护家园。是争取他们的好感还是疏远这些神明和精灵,这是生者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否则就会有报应立即降临。然而生者不知如何才能获得死者的好感,于是无时无刻不在忧虑神明把灾难作为惩罚降临到他的身上。

因此,他总把任何一件不寻常的事件发生的最初的原因排除在外,而将一切归结于无形的神明的降罪。当他看见手臂上出现的炎症时,他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轻声嘟哝:“我把神明得罪了,他在惩罚我。”他跑到巫医那里,不是去要消炎解毒的膏药,而是要求巫医给他一张符,并且要求这符要比神明(不是毒藤)降在他身上的那张符威力更大。

对于那让他痛苦有加的毒藤,他仍然会让它一如既往地在那儿生长,仿佛它不存在似的,然而如果有哪个闯入的白人用一桶煤油把它烧得一千二净,他还会斥骂他惹事生非。

对于一个一切事情都被认为是由无形的神灵操纵的社会,如果要维持下去,就必须听命于那足以平息上帝怒火的律法。

以野蛮人的观点,律法确实存在。祖先既然创立了它,把它一代代传授下来,那么,把这律法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就是这一代最神圣的职责。

这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当然十分荒唐,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地改进。然而,“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一个新名词,而原始社会形态的特点是人们认为现状已经完美到不必再做什么了,因为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从不知晓。

假如以上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如何才能防止律法和已经成形的社会形式有些许改变呢?答案再简单不过。

就是靠对那些拒不把公共守则看做是神明旨意的具体体现的人进行及时惩处。一针见血地说,就是依赖僵化的专制制度。

假如我因此而说野蛮人在人类中是最不宽容的,那也不是我在有意侮辱他们,因为我立即要补充一点,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天地里,专横是情

